

會訊



Singapore Restaurant Bars Eating And
Coffee Shops Employees' Union

40-A, BENCOOLEN STREET,
TEL: 27474

第 9 期 非賣品

31. 8. 69

會務方針

落實毛澤東思想
促進左翼大團結
加強組織爭權益
迎接反革命挑戰

當前國際總趨勢對革命人民來說，是一片大好的形勢。中國“九大”的勝利召開，蘇修策謀的所謂的“世共”極峯會議的狼狽收場，越南人民反美鬥爭的新勝利——臨時革命政府的成立，以及亞非拉各國人民的反帝反殖爭取解放鬥爭的日益澎湃，在在說明了世界是朝着革命人民的願望發展。

在這樣大好的形勢下，我國的革命運動雖給予敵人一定程度的打擊；但我們必須承認的是：我們的群眾組織工作 尚很不夠，左翼內部思想分歧尚沒有完全取得統一。

在我會新中委產生後，依據國內外的各種情況，擬定出我會對今年度工作的方針，在我會的方針指導下，我們相信，通過我們主觀的努力，和工友們的群策群力下，一定能取得預定的成果。

落實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是當前世界革命運動的理論指導，是各國民眾解放鬥爭的指路明燈。我國革命要取得勝利，如何以毛澤東思想與我國的實際情況相接合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推進我國的革命運動，如何在群眾工作中，完全徹底落實毛澤東思想，是當前急切要解決和做到的關鍵性問題。通過正確掌握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當作顯微鏡，透視一切事物，斗垮一切“私”字的根底，把“公”字的紅旗高高舉起，對一切不正確的錯誤思想，不管是“左”或右傾機會

主義，凡是對革命運動不利的思想進行不受協的鬥爭。

落實毛澤東思想不是誇誇其談的時髦語，它是具有具體的內容和真實性的，它要求我們認真學習掌握毛澤東思想，用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的工作、思想和鬥爭，我們要做到：[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

由於我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對反動派來說是有更具威脅性的趨勢，馬來半島的抵制大選鬥爭，北方武裝鬥爭屢傳捷報，致使反動派深感末日的不遠。這更証明了毛主席

轉入第二版

接第一版

席向我們指出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但我國的反動派也和其他各國的反動派一樣，你不打，它就不倒。同時，它也爲了暫時保全它的統治權利，進一步殘暴鎮壓革命人民及進行改良欺騙手段。爲保衛革命人民的權益，爲抗拒反動派的圍剿，我們就要具體機動靈活地接合群衆的切身問題，宣傳、動員開展鬥爭，和群衆在鬥爭中、工作中進一步體會毛澤東思想，在組織上必須是聯系群衆、教育群衆和群衆緊密聯系，因此，我們反對各種各樣脫離群衆的工作作風，尤其是存在我們隊伍中的「左」右傾的思想作風，必須徹底糾正，回到毛澤東思想的軌道上來，認真認真，誠誠懇懇地以毛澤東思想作爲我們最高的要求，在對敵鬥爭中，處處顯示毛澤東思想的無比威力。

由于工作經驗及能力上的問題，在我們的群衆組織工作中、對敵鬥爭中都將面臨各種大大小小的困難，諸如對敵鬥爭中如何有效地粉碎敵人的進攻，群衆工作中又如何解決群衆的切身利益與革命利益之間的矛盾。正確地解決這些難題都有助於革命的發展，在毛主席的指示中對有關難題都有解決的方案，因此全體執委干事如何落實毛澤東思想，是當前一個緊務。

促進左翼大團結

在我會的去年工作方針中，我們是提出了“力爭左

翼統一”這樣一個口號，在這樣的口號指導下，我會盡了我們的能力完成之，我會也針對左翼的重新團結，提出具體的看法和呼吁，在實踐上也作出了某些成績。但我們還是做得不夠。左翼運動雖有了進一步的團結跡象，但必須承認的是，我們左翼內部，在某些鬥爭路線問題上尚未取得一致，這在對敵鬥爭中是很不利的，因此，在去年工作的基礎上，我們提出了“促進左翼大團結”的口號，以爲我們在本年度階段中對左翼運動的團結，做好我們應負的工作。

國內民族解放運動的飛速發展，國際革命形勢洶湧澎湃，反動政權正加強暴力鎮壓。爲趕上形勢的發展，爲抗拒反動暴力的鎮壓，左翼的重新團結就形成當前迫切要完成的一項任務。但這不等於放棄對錯誤思想的鬥爭，對於持有錯誤觀點的干部，我們“要從教育面着手，擴大教育面”在政治統帥下，以團結爲要，讓真正要革命的干部重新團結在統一的革命旗幟下。

我們了解到，要完成左翼運動的大團結任務，非我們一個單位所能爲。而要各個左翼單位和干部認清了脫離群衆的錯誤路線的危言。緊密地聯合起來，向錯誤的路線開展鬥爭，從而促使左翼運動的團結，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來。

在以上種種因素下，我會今年度的方針中，更進一步地提出促進左翼大團結。

加強組織爭權益

組織的健全與否，對一項鬥爭，一個運動，一項工作的勝利完成，是有着很大的關係。

革命的大好形勢要求我們每個左翼單位要有一個能拿得起，放得下的利利索索的組織，否則就將趕不上形勢的發展，就將不能完成民族解放運動中應負的任務。當然，這不等於說我們“死抱着公開組織不放”。在對革命需要的情況下，我們應該轉移到另一種組織形式，但當公開的群衆性組織，在還能利用的情況下，我們沒有理由不利用它。我們要利用它作爲與群衆聯系和宣傳民族民主解放運動的政策。

由于錯誤路線的不良影響，左翼內部出現了組織上的某些不健全的現象，甚至個別單位出現癱瘓的危險現象。這是不利於革命運動的。因此重新整頓我們的隊伍，重新作好組織工作，是完全有必要的。

我會的各級組織，都顯示不夠健全、工會與單位的關係，工會的各種組織，都存在着鬆懈，散漫的現象；往往一項工作提出，各基層組織都沒有很好地進行貫徹；針對這樣的具體情況，我們提出加強組織。使各單位組織能在任何環境下，都不喪失掉戰鬥力。而積極投入和支援各條戰綫反迫害的鬥爭。

在反動派對人民加強圍剿的時日，我們工人階級的
轉入第三版

接第二版

權益更加沒有保障，反動資方進一步迫害、剝削我們，反動政權製造各種迫害工人的反動法令，對工人階級的解放斗爭用反革命的暴力加以血腥的鎮壓。

拉曼李光耀傀儡反動政權利用改良欺騙政策，不斷發展旅遊業，飯店和酒樓方面大肆興建，促成我行業隊伍不斷增加和擴大，是披市政治斗爭一股強大不可忽視的革命軍，過去斗爭事實也說明了這一點。隨着整個東南亞時局的發展，拉李反動政權炮製實施各種壓迫工人的反動法令，我行業工友今後必定遭受到更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因此，調動一切的積極因素，去組織教育我行業工友，使這支龐大的隊伍積極支援農村的武裝斗爭，並積極投入民族解放斗爭，促進運動的發展。

這是我會執委干事要重視和抓緊的一項工作，以加強鞏固原有組織為基礎，利用組織還存在的有利條件，掌握人是主要的因素，突破重重障礙，積極進行爭取開闢新單位的組織，這是我會最重視的一項組織工作，當然要做好這項龐大的組織工作，必定要靠執委干事和工友們的積極進行。

為了抗拒反動派的殘重迫害和剝削，為了工人階級的切身利益，工友們爭取權益的斗爭是不可忽略的。當然，我們也同時了解到；工人階級的權益要得到真正的保障，只有當人民打倒了反動政權而自己當家作主時，方有

可能。但是，在反動派仍然保持着統治政權時，我們却可通過開展爭權益的斗爭，教育和組織工友，使他們有階級的覺悟，投入解放斗爭的行列。

迎接反革命挑戰

今天在革命風暴席捲全球之際，帝修反為挽救其末路，掙扎着與革命人民作垂死的抗拒。但歷史注定它們終究是要滅亡的。

我國形勢也隨着整個國際形勢的發展而前進，武裝斗爭力量不斷壯大。同時，我國廣大人民，在勞黨正確路線的指引下，于此屆抵制大選中，給予敵人沉重的打擊，拉李傀儡反動政權對於這不可抗拒的群眾力量，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所以，使盡其惡毒手段，對人民進行瘋狂的進攻，更可恨的是拉曼政權策劃對華族的血腥屠殺，重施緊急法令，派出大批反動軍警，實行法西斯的軍事獨裁。

對於一路來堅持正確路線的我會來說，不僅要面對敵人這種正面反革命的暴力，還要面對隱藏在左翼內部的敵人代理人，所以，我們的階級斗爭，將會更加尖銳化、複雜化、要在這艱巨的環境下，給予反革命份子致命的回擊，我們必須要掌握毛澤東思想，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我們堅信，表面看起來類似兇蠻的紙老虎，不管它從那一面來，或從內部滲透，我們準備迎接任何形式的挑戰。

工作階段

第一階段：

加強原有單位組織，擴大新單位組織（1969年5月——1969年9月）。

轉入第十四版

接第十版

是，恰恰相反的，李紹祖不要人們這樣做，却去解除幹部的思想武裝，叫幹部不必有“坐穿牢底”的準備，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

四 發人深思的

一連串事件：

李紹祖一夥最近所進行的一系列不平常活動，不得不引起人們的深思。所謂接受六條件和出國，毫無異議的，意味着放棄革命立場和對前途喪失信心；所謂“統一”的口號，實際上是轉移人們對武裝斗爭的視線，是完全背叛了“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道路，誤導人們走上一條“合法主義”的道路。

以上二個不平常的事件和活動，都不是一個站穩革命立場和對人民事業採取負責任態度者所應該做的，它只能符合反動派的口味，而讓親者痛仇者快，所以，它遭到廣大幹部的反對和抵制，也是極其自然的。

李紹祖及其一夥必須對這一系列事件負責，他們必須面對廣大幹部的審查。我們呼吁廣大幹部行動起來，反對李紹祖一夥的不平常事件，追查這個事件，絕不能讓他們為所欲為的去損害革命的利益。我們一定要克服星島左翼運動前進的障礙物，實現左翼的大民主和大團結，去迎接革命大風暴的來臨！

新李紹祖的右傾機會主義口號

在最近一期的社陣「黨訊」，李紹祖拋出了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的口號來，立即引起了黨內普遍干部的議論和不满。

究竟這個口號的提出是否符合我國當前革命局勢的要求？我們的態度又是怎樣？在此，我會願提出對這口號的看法和意見，希望能通過廣大干部的進一步討論和研究，更好地認識在爭取祖國統一道路上的必經途徑，也使到我們在進行這場民族解放運動的過程中，不致重走過去的邪路。

（一）爭取祖國統一

和民族解放斗争 的不可分割關係

首先，必須強調指出，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這個口號是不可分割開來的，按照人民的願望，統一的馬來亞，必須同時是真正獨立和民主的，缺少了後者，這個統一只能是虛假的。我們知道，馬來亞（包括星島）原本是一個整體，就正如越南南北方一樣，原本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部份，但却被反動派強硬分割開來，在爭取祖國領土統一的問題上，他們提出，必須先解放越南南方，即打倒南方傀儡政權，把帝國主義徹底趕出去，同樣的，在馬來亞統一的道路也須如此。所以，只要反動派得以繼續耍弄分治或合治的花招，就意味着反動統治的繼續存在

，人民仍舊苦難深重；而實現了祖國的真正統一，這就是意味着反動派被打倒，我國從此結束了反動政權的統治地位。

所以，事實非常清楚，一切脫離了推翻反動政權的統一都是虛假的，同樣，脫離了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這一斗争目標的統一，也是空話，這只能是替反動派服務的工具，只能將革命引入錯誤的方向去。實現祖國的統一，唯一可行的途徑，就是走中國革命道路，走目前越南人民的道路，只有進行人民武裝斗争去反擊反革命戰爭，徹底地打倒反動政權。

過去的歷史也說明了這個真理，反動派爲了他們的政治需要，是可以隨意把馬來亞分割或合治的，「馬來西亞」的經驗也說明了這一點，當時反動派爲了推行旨在鎮壓人民的反動統一，甚至利用我們爭取統一的口號，但是，這種在反動政權繼續存在條件下的統一，只能增加人民的痛苦，所以，如果脫離了有否推翻反動政權這一根本區別，把一個人民願望的統一，和反動政權繼續存在條件下的統一同看待，那就要上敵人的圈套，

使反動派得以在他們需要的情况下，推行一個不利於人民的統一。

（二）提出「統一」

的口號是背離了

「六二〇」声明的道路

「六二〇」聲明中強調指出，馬來亞革命運動在前進和後退中換來的經驗教訓，主要是「必須在任何情況下，堅持鄉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當前呈現在我國的革命形勢是一片大好，武裝斗争在毛澤東思想光輝照耀下，正沿着「六二〇」聲明的道路奮勇前進，從去年以來，民族解放軍不斷取得勝利，嚇得敵人心驚胆跳。而半島上的群眾斗争，在勞黨的正確領導下，勝利地完成了歷史使命，即徹底揭穿議會民主的虛偽性，把廣大群眾帶領到支援武裝斗争的道路上去，提供了武裝斗争進一步發展的有利條件。革命的前進發展，也同時加激了拉李之間的矛盾，迫使拉曼集團採取大屠殺的行動，實行法西斯軍事獨裁，但這種絕望的掙扎，反而更進一步提高人民覺悟，使我國革命從此進入全面的武裝斗争之攻敵人的新階段。

轉入第五版

接第四版

上月底，民族解放軍在我國北方的新篤，連日伏擊敵人，打死傀儡軍12人，打傷11人，說明了武裝鬥爭烈火正在熊熊燃燒，標明了這個革命的新階段。

因此，擺在我們面前的迫切任務就是全面地深入進行教育團結工作；徹底拋棄對議會民主的幻想，根據群眾的政治水平，發動他們進行鬥爭，只有在各方面支援武裝鬥爭，才能加速推翻反動政權的統治，以實現祖國的統一，就正如〔六廿〕聲明所指出的那樣，〔馬來亞各族人民當前的任務是：團結起來，發揚敢于鬥爭，敢于勝利的革命精神，從各個方面加強鬥爭特別是武裝鬥爭，向敵人發動持久的、猛烈的進攻。為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拉赫曼李光耀傀儡集團，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而奮鬥到底〕。

過去，正當我們脫離了毛主席所教導的〔農村包圍城市〕〔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正確道路時，我們的重點，不是放手發動農村人民群眾，不是去發展和壯大群眾鬥爭，却在反動政權繼續存在的條件下，提出所謂〔退出大馬〕、〔解散大馬〕及〔爭取新加坡完全獨立〕錯誤口號，妄圖通過這樣來推展我國革命，這些錯誤，都是沿着議會主義道路來考慮，都在實踐中宣告了自己的破產，也在〔六廿〕聲明中，遭到了徹底的批判。

現在，正當武裝鬥爭日

愈深入發展，廣大群眾正在戳破議會民主的虛偽性時，李紹祖及其一夥不去動員群眾支援武裝鬥爭，不去努力推翻拉李傀儡政權，實現祖國的真正統一，反而重覆實踐〔六廿〕聲明所批判的錯誤，去爭取一個在反動政權繼續存在條件下的“統一”，這就是對〔六廿〕聲明道路的徹底背叛。這種錯誤口號推行的結果，只能是有害於推翻拉李政權的鬥爭，絕不是〔促進爭取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的最後勝利。〕

革命的馬來亞意識 只能來源於革命實踐

不可否認的，樹立馬來亞意識，是各條戰線上（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一項重大任務，但是，真正的，服務於革命的馬來亞國家意識，只能是忠于馬來亞人民，自覺的起來反對反動政權的統治，是為祖國的民族解放事業獻身一切，而不是空洞的採用書呆子的方法，機械地認為我們是馬來亞人，或僅僅在理論上認識我們的祖國是馬來亞就是了。

很显然的，革命的馬來亞意識只能從鬥爭中產生，要人民樹立馬來亞國家意識，就須不斷的向他們進行教育工作，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積極的引導他們進行鬥爭，使他們自覺的認識到鬥爭的必要性和自覺的參于鬥爭，這樣才能真正樹立馬來亞意識，因為它同時又是為革命服務，而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建立革命的馬來亞意識

的過程，也同時就是武裝鬥爭發展的過程，它必然會為武裝鬥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更有利的條件，而武裝力量的壯大，同時就是意味着這種意識的加強和普及，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儘管分治也好，合治也罷，只要武裝鬥爭在發展，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撓革命的馬來亞意識的產生和發展。關於這點，歷史給予了我們最好的說明。過去，1948年抗英武裝鬥爭蓬勃發展時，儘管英帝國主義採取分治的反動政策，但是，這並沒有也不能阻撓星島人民支持這場武裝鬥爭，全島人民普遍團結起來，支援武裝鬥爭，沉重打擊英帝，就是革命的馬來亞意識建立的體現。

偉大導師列寧指出：〔打碎摧毀現成的國家機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又說〔集中一切破壞力量去反對國家政權，迫使革命提出破壞和消滅國家機器的任務，而不是去改善國家機器〕。所以，一旦離開了武裝鬥爭，不是去打碎這個國家機器，所爭取到的〔統一〕，這個國家，只能是反動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既使有馬來亞意識，那只能是反動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意識，不是革命的國家意識。革命意識只能來源於革命實踐，現在李紹祖隻字不談加強人民鬥爭，特別是武裝鬥爭，以為只要實現他所要求的〔統一〕，就可以建立馬來亞意識。那不是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嗎？

轉入第六版

接第五版

(四) 在战略上

必须藐视种族主义

我們懂得，當人民起來反對拉李傀儡政權的反動措施，以及反動集團之間爭權奪利時：爲了挽救其垂死的命運，爲了轉移人民鬥爭的視線，反動派往往要挑起種族主義情緒以進行法西斯屠殺來鎮壓鬥爭，這是反動派一貫耍弄的伎倆，過去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將來也是不會例外的。

我們不否認，在分而治之的情況下，反動派是會挑起種族主義來破壞各民族間的團結，但是，在合而治之下，反動派同樣也會耍弄種族主義情緒，過去的歷史不是很好的告訴我們嗎？在抗日戰爭後期，儘管馬來亞還沒有被分割，日本帝國主義在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打擊下，而面臨死亡時，一手挑起了種族主義，進行大屠殺；而1964年“馬來西亞”時期，正當拉李集團之間矛盾尖銳化時，既使是在合而治之的情況下，反動派也同樣是能夠挑起民族大屠殺。

很明顯的，挑起種族主義情緒的主謀是一小撮反動派，只要反動派統治的一天，他們隨時是可以挑起民族屠殺事件，因此，如果懼怕這種事件的發生，不敢堅決地領導群眾起來反抗，而只是消極地想要設法制止它，這不僅是無效的，而且也是極爲錯誤而有害的，因爲反動派正是害怕我們向人民揭穿他們的陰謀，害怕一旦人

民認識了這個問題時，也就是他們死期的來臨，因此，對待民族屠殺的詭詐，我們的態度，不是去迴避它，而是堅決的領導群眾起來鬥爭，也就是說要第一反對，第二不怕，否則，就會在敵人的詭詐面前，不知所措；而任由反動派實現其醜惡的目的。

[六廿]聲明里也很好的告訴了我們這點，[只有堅持在民族平等基礎上的民族團結政策，堅決反對殖民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的民族分化和種族主義政策，才能把各民族工農群眾廣泛發動起來，鞏固和發展各民族人民的革命大團結。]所以，粉碎種族主義的根本途徑，就是必須堅決的反對對各民族的迫害政策，特別是對華民族的壓迫，動員群眾起來鬥爭，尤其是進行武裝鬥爭。唯有加強人民的鬥爭，特別是武裝鬥爭，才能提高各民族人民的覺悟，才能認清各族人民與反動政權不可調和的矛盾，在武裝鬥爭的發展和壯大的情況下，在各民族人民的支援下，制止敵人挑起民族屠殺事件的陰謀。

但是，李紹祖却在他的文章上說什麼[爭取重歸統一]階級的團結必然更加容易加強，將會慢慢的打破各族間的屏障，人爲的成見與恐懼將必然會慢慢的消除。]這是極爲錯誤的言論，如果照他這樣講，民族團結不是在鬥爭中產生，而是借助於反動派的[統一]，我們要問；爲什麼過去“假合併”時期不能消除種族主義情

緒呢？爲什麼在美國這樣一個“統一”的國家里，仍舊有種族歧視呢？其實，民族團結也只有革命鬥爭中建立起來的。在最近發表的[馬來亞公報]文章里，引用了斯大林的話告訴我們：[民族問題歸根到底，是一個階級的問題]，[民族問題只有與無產階級革命相連系，而在無產階級革命基礎上才能得到解決。]

在民族問題上，關於這重要的一點，怎麼李紹祖也給忘得一乾二淨了呢？

(五) 分治帶來的災害 根源於 帝修反的剝削

一路來，造成馬來亞人民生活痛苦的根源不是來源於分治或合治，而是因爲整個殖民地經濟體系。帝國主義爲了進行經濟擴張政策，他們必定要向殖民地國家進行大量的經濟掠奪，所以要消除人民的痛苦，只有打倒國內反動派，把帝國主義趕出去，所謂真正的民族經濟，也只能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去建立，否則，一切都是廢話。

正如馬來亞共產黨[六廿]聲明所說：它（指英帝）一再改變統治方式，甚至勾結美帝國主義和蘇修叛徒集團，炮制所謂[馬來亞聯邦]和[新加坡共和國]企圖挽救其殖民統治的不可避免的崩潰]。事實很清楚，新加坡退出[大馬]主要是由於人民鬥爭的不斷加激，以及拉李之間矛盾的異常尖銳化，英帝爲了緩和人民的

轉入第七版

接第六版

斗争和拉李之间的矛盾而施行的。所以，今天人民生活痛苦因分治而加深，不是分治带来的，而完全是由于整个殖民地经济体系和拉李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所造成的。只要这个殖民地经济体系不改变的一天，不论是合治还是分治，人民生活的痛苦必将日愈严重。

李紹祖在其文章這樣寫道：「早日的重歸統一必然會把人民所遭受的一切不必要的麻煩逐漸消滅，必然會減輕人民的痛苦」。人們不禁要問；照他這樣講，在過去“馬來西亞”時期，不就沒有痛苦了嗎？這真是十足的欺人之談。

所以，去爭取一個敵人繼續存在的祖國“統一”，根本無法消除痛苦，因此，我們的宣傳內容的重點不是要群眾認識「只要爭取領土的“統一”就能減輕他們的痛苦」，而是必須向群眾指出，敵人搞分治搞合治都會帶給人民生活痛苦，關鍵是在于唯有打倒拉李政權，建立人民民主政權，才能真正改善人民的生活。

在反動政權存在的條件下，不去打倒反動政權，不去支援武裝斗争的發展，而是奢談「消滅麻煩」這就是十足的經濟主義。

(六) 离开推翻反动政权的民族经济

是地道的改良主义

李紹祖在其文章中說：

「只要新加坡仍然和馬來亞大陸分割開來的一天，只要美英帝國仍然把一個統一的經濟整體分割成互相竞争的

組成部分的一天，馬來亞的經濟就仍然無法成爲一個自給自足的民族經濟。」

當然，在人民當家作主的時候，馬來半島和星島在經濟建設上的互相配合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帝國主義和反動派仍然統治我國的情況下，分治固然因爲拉李集團之間的爭奪而帶來嚴重的災害，但是，就是在合治的情況下，作爲爲帝國主義服務的經濟結構，馬來亞經濟根本無法實現一個自給自足的民族經濟。

因此，企圖在反動政權保持的條件下，通過馬來半島和星島的統一，「解決失業的危機，爲馬來亞人民的利益服務」就是一種十足的改良主義的言論，在反動政權繼續統治下的國家“統一”，不是去打碎這個國家機器，而是要去改良這個國家機器，這又和過去迷戀于議會斗争，幻想通過議會斗争來奪取政權，以改善人民生活痛苦，有什麼差異的地方呢？

過去的經驗教訓已經很好的告訴了我們，只要反動政權存在的一天，無論是分治或合治，新加坡和馬來半島都不可爲馬來亞人民的經濟建設和繁榮服務；只能爲帝國主義服務，同樣，不去推翻擺在我們面前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這三座大山，却妄圖通過統一去建立民族經濟，只能是一個幻想。

(七) 「重归統一」的口号只能是不利於民族解放的胜利

長期以來，由于我們脫

離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錯誤的走上議會斗争的道路，帝國主義就不斷通過分而治之和合而治之來對付人民的斗争，使得我們長期以來，革命的成效甚少。

但是，經過了革命前進和後退的經驗，我們取得了許多深刻的教訓，現在，已經走上了一條正確的斗争道路，這就是「六廿」聲明的道路，這就是我們今後將堅定不渝遵循的方向，通過這條道路，必定能夠團結全國人民，也將贏得人民的徹底解放。

今天，敵人通過分治來分裂人民的團結，實行各種反動的措施，輔設障礙物，貫輸反動思想意識等等來破壞人民革命，我們却用人民戰爭來推倒反動政權。毛主席在論人民戰爭的時候說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反動派以爲通過他們反革命的手段，就可以鎮壓革命，而我們却堅信，通過人民戰爭，就一定會克服各種困難，而贏得勝利。我們必須建立這種藐視敵人的思想，堅強我們的信心，絕不能害怕敵人的反革命陰謀。

可是，李紹祖在這個問題上，由於脫離了武裝斗争的道路，只求在反動政權存在下的統一，對敵人的反革命陰謀怕得要命，以致在思想上產生極大的混亂，他一方面說：「在這種情況下（指分治），不可避免的，反帝斗争必然會越來越尖銳，越來越洶湧澎湃。」但文章下去又是這樣寫：「如果人

轉入第八版

接第七版

民被分割開來，被屬化了，那麼帝國主義及反動派就可以輕易的鎮壓人民的斗爭。這不正是被敵人所搞的分治感到不知所措嗎？

現在，李紹祖不去號召群眾加強人民戰爭，却走向過去的錯誤老路，在議會斗爭和城市斗爭上兜圈子，這只能把革命引向邪路，這樣把統一作為萬靈藥膏，以為統一就是促進民族解放斗爭的勝利，我們不禁要問，難道敵人可以搞分治，就不會在需要的時候搞合治嗎？

李紹祖為了推銷其「統一」的黑貨，還提出所謂爭取統一就會組成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綫。我們不否認，在打倒反動政權，在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的道路上，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綫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搞統一戰綫，就必須正如「六廿」聲明所指出的「統一戰綫是執行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綫，離開了武裝斗爭，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反帝統一戰綫。」李紹祖脫離了武裝斗爭，幻想通過保留反動政權的統一去實現統一戰綫，不是自欺欺人麼？

更嚴重的是，在整個革命運動已經粉碎議會道路，走上一條正確斗爭路綫時，其文章却要我們「恢復人民參與國家政治的基本權利」，這是歷史的大倒退。今天，拉李集團在人民斗爭的沖擊下，已經完全實行軍事獨裁，這是我國革命深入發展和加激的表現。在這樣的大好局面下，不繼續號召人民

群眾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却要大家去爭取「恢復參與國家政治的基本權利」，不正是人民走合法主義和議會主義的老路嗎？

(V) 右傾機會主義的 死灰復燃

我們認為，李紹祖提出的這個「重歸統一」的口號，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的口號。在武裝斗爭迅猛發展的今天，這個口號不去加強武裝斗爭，不去推翻反動政權，却叫人們在反動政權存在的條件下去爭取統一，就是「議會主義」「合法主義」，脫離了革命，離開了武裝斗爭去追求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建立民族經濟，這是地道的經濟主義和改良主義；不教育群眾去參與武裝斗爭，支援武裝斗爭的發展，却跟在群眾後頭要求解除暫時的痛苦，這是尾巴主義；不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分裂人民的團結的手段，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耍弄種族主義和貫徹反動意識的陰謀非常害怕，却是悲觀主義的表現。

今天，我們看到廣大幹部反對這個口號，這並非偶然的，在「退出大馬」「爭取新加坡獨立」的口號被批判之後，在過去的議會道路被糾正的時刻，再來重復過去的錯誤，必然是廣大幹部所不能允許的。他們反對這個錯誤口號是非常必要的，

也是極為正常的，這說明了經過反右斗爭後，以及「左」傾路綫的錯誤教訓，在毛澤東思想普遍傳播下，今天，廣大幹部的政治思想水平有了空前的提高，他們

絕不會接受歷史的大倒退。

(九) 这个右傾口號 的提出所給予 我們的教訓

兩年多來，社陣領導走上了一條錯誤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綫，由於執行了一條脫離群眾的政治路綫及錯誤的幹部政策，使到我們的工作和斗爭因為脫離群眾都不能很好的開展，社陣某些領導由於在許多方面遭到極大的失敗，又不進行檢討，也不接受廣大幹部的批評，因此，最終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滑到右傾的道路上。

所以，今天李紹祖犯上了「左」傾錯誤之後，又提出一個右傾的口號來，是不足為奇的。從小資產階級的盲動性和動搖性出發，採取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方法，他們在看到有利形勢時，就片面地誇大有利條件，犯上「左」傾錯誤；在看到敵人的暫時強大和人民力量暫時遭到挫折時，他們又跳到另一個極端，搖身一變為右傾機會主義。

李紹祖從「左」傾跳到右傾的這個事實，給予了我們很大的教育，那就是必須遵照毛主席的一貫教導，要經常注意「左」傾和右的傾向，在反對右傾時要防止「左」的傾向，在反對「左」傾時，要防止右的傾向。

今天，社陣某些領導在遭到各方面的失敗後，不得不承認「左」傾是黨內的主要危險，但是，其所謂的「左」傾錯誤，是來自黨的幹部，而不是以李紹祖為中心的

轉入第九版

接第八版

幾個領導，這是完全不符事實的，而且，在李紹祖竭力推銷其「爭取統一」的黑貨的時刻，不說明過去「左」傾錯誤的內容，把「左」傾責任推在廣大干部身上，這不得不令人懷疑，他是利用反「左」傾作為壓制廣大干部起而反對其右傾的輿論準備。

但是，李紹祖承認黨犯上「左」傾錯誤，是我們在路線鬥爭上的一大勝利，這說明我們過去對李紹祖「左」傾路線的批判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

因此，我們當前在思想戰線上的任務，就是克服社陣領導「左」傾和現在正在萌芽的右的傾向，而尤其重要的，是要反掉現在這一大有利於敵人，完全不利於民族解放鬥爭的所謂「重歸統一」的口號，並在這個鬥爭中，做好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把暗藏在左翼內部的敵人，特務，野心家統統清除出去。

今天，民族解放的槍聲在響遍祖國北部的森林和農村，馬來亞共產黨發出的「參加解放軍，擁護解放軍，支持解放軍，向敵人發動猛烈持久的進攻。」的號召正在振奮每個革命人民的心，正在化為革命的行動，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勢正在迅速地形成，難道我們還有什麼顧慮和等待嗎？在這樣一個大好形勢下，為了實現左翼內部的大團結為了推動星島城市鬥爭的發展，我們最迫切的任務，就是通過集體的力

量去糾正錯誤的領導，建立一個正確的、統一的、有魄力的領導，完成我們的歷史使命。

革命的前途掌握在我們手裡，光榮的任務擺在我們面前，讓我們全力以赴，去爭取偉大的勝利吧！

※ ※ ※

本文脫稿之後，才接到了李紹祖「7月18日在黨中支聯席會議上的講話」一文。在這個「講話」中，李紹祖為了使廣大干部接受其投降和叛賣性的「重歸統一」的口號，發出了許多相互矛盾，思想混亂的言論，並以所謂「左」傾、「謾敵人搞的分治繼續存在」等高帽子恐嚇廣大干部，逼迫他們實行妥協。

為使大家更深刻認識到其「7月18日」講話的錯誤，特選其「新創」而「精彩」者，略駁如下：

(一) 李紹祖說：「在我們爭取真正統一的過程中，如果反動派耍了一個假的統一，那麼，當然我們就要看看，那個假的統一是否對我們有些有利的條件，是否有利于促進我們整個鬥爭目標。如果是對我們的鬥爭是有利的話，當然我們就要“不反對”或“接受”或者“利用之”……」

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現在，李紹祖却在告訴我們：反動派「耍」了一個假的統一，居然也可能「對我們有利」，看

來反動派可以和人民同穿一條褲子了，真是荒謬之極。

當然，如果反動派為了某些利益而實行統一，會使人民產生或加強他們是在同一個反動政權統治下的觀念，但是，反動派之所以成為反動派，就是他們一定要鎮壓人民的反抗而絕不可能實行對人民有利的東西，這點不能存有絲毫的幻想。

造成李紹祖這種錯誤的要害，是他脫離武裝鬥爭來考慮問題，對反動派的陰謀怕得要死，而不是像毛主席所指的那樣「第一條，反對；第二條，不怕」。因而，從害怕分治會實現這種陰謀。到天真地以為通過統一可以消除這種陰謀。

(二) 李紹祖說：「我們要爭取的是我們的真正獨立民主的統一，在我們分析的過程中提出的那五點是要協助同志們理解統一這個問題。而在向群眾進行宣傳的時候，突出統一的問題，使到群眾明白統一的重要性和統一是怎樣對他們有利。如果我們在宣傳上把那些有利點提出來的話，群眾總會看到統一是會解決我們的某些生活困苦，當群眾明白了這一點，就會支持我們的鬥爭，這是我們的願望。」

這是十分含糊的講話，一方面說「要爭取的是我們的真正獨立、民主的統一」；「突出統一的問題，使到群眾明白統一的重要性和統一是怎樣對他們有利」但是另一方面又說「統一是會解決我們的某些生活困苦」。

轉入第十版

接第九版

如果說李紹祖要爭取的是打倒了拉李政權的統一，爲什麼說這種統一只能解決我們的「某些」困苦呢？這不是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所要的，一點兒也沒有改變，就是黨訊文章所說的，是拉李政權存在條件下的統一嗎？而他所謂「突出統一問題」是「當群眾明白了這一點，就會支持我們的鬥爭」的說法實際上只是騙人的鬼話而已吧了。

如果說李紹祖這段話的意義的確是爲着強調統一的好處從而號召群眾起而爭取一個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那就完全與其所說「假的統一如對我們有利可以接受」的看法自相矛盾。實際上，李紹祖這種摸稜

兩可的說法，完全是爲着逃避廣大幹部對其錯誤口號的揭露和鬥爭。

照我們看來，如果今天突出統一的好處，是爲着使群眾認識爭取一個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的重要性，那麼，我們就必須向群眾指出，各種災難是拉李集團帶來的，實現統一的途徑，是開展人民的鬥爭，特別是武裝鬥爭，去打倒拉李政權。但是，李紹祖的宣傳內容却是：「如果我們遇到一個“非公民”的群眾，我們就要在這方面的問題向他宣傳，使他明白統一對他怎樣有利，如果是遇到小商人的話，我們就向他宣傳長堤來往的情況，如果是拿着“工作准証”的群眾，我們就向他宣傳，“工作准証”情況

是怎樣造成的。」看吧！李紹祖所要的統一，是那麼赤裸裸地向人們暴露了，就是離開打倒反動政權的統一，那裡還有真正統一和假統一的區別呢？

(二) 請同志們注意，李紹祖在黨訊上的文章和這次的「7月18日」講話中，一反過去經常引用毛主席語錄的作風，對於毛主席的教導，絕口不提，而且，對馬來亞共產黨「六二〇」聲明及最近「馬來亞公報」文章中，有關問題的號召和指導，李紹祖不僅充耳不聞，反而在許多分析上大唱反調，這不是一件發人深醒的事嗎？

我們在此要奉勸那些肆意跟着李紹祖走的社陣中央及某些支部負責人，應立即猛醒過來，絕不好使自己成爲歷史的罪人！

接第十一版

達到其欺騙人民的目的。

對革命者來講，坐牢就是在革命大學校接受鍛鍊，是在更尖銳複雜的環境中去受考驗，如果害怕不會被敵人釋放，那是妥協的右傾思想，更何況敵人最終是會被革命人民所推翻，我們必將取得革命的最後勝利。但是在敵人行將滅亡時，他們必定要做垂死掙扎，因此，在思想上，我們隨時都要作好坐穿牢底和犧牲生命的準備。唯有這樣，才能在生命危急關頭，堅持立場，在敵人刺刀面前，做到臉不變色心不跳。

第二，所謂「接受六條件，仍可進行革命」事實上，在敵人的監視和大條件的

限制下；特別是脫離革命風暴情況下，是不可能去進行革命的，何況敵人限制的目的就是在於軟化這些人的革命意志，使他們長期生活在“溫室”里而又與革命隊伍隔絕情況下，造成鬥志逐漸消沉。

另一方面，提出接受六條件，不但不能促進幹部政治思想的進一步提高，反而助長一些軟骨頭者的右傾思想，使他們有藉口脫離革命。

第三，所謂「出國可以繼續革命」，我們說，這是空話。因爲作出這種行動本身的就是表示了自己的動搖妥協，逃避鬥爭，從個人利益出發的右傾思想。一個已經離開原有的革命崗位，對馬來亞的革命喪失信心，而

掉在群眾後頭的人，怎麼還會去帶領群眾搞革命呢？這不是笑話嗎？

(三) 一个不能饶恕的错误

所以，總的說來，六個條件是絕不可接受的，出國或到中國去更是錯誤，都是有害於革命的行動，特別是今天武裝鬥爭加激的時刻，不去暴露敵人，不繼續堅持坐牢，就是幫助敵人打擊武裝鬥爭；阻碍革命運動的前進，同時，要人們接受條件或出國，就是一種背叛革命的行爲，不就是替反動派做他們所做不到的事嗎？尤其在目前階級鬥爭日愈尖銳化的時刻，每個幹部都必須在思想上作好隨時爲革命利益，不惜犧牲一切的準備。但

(一) 一项诱使狱中同志放弃革命立场的叛卖活动

從一些政治拘留者家屬中得悉，李紹祖在今年七月初旬曾經暗地里四處向家屬進行遊說，所謂社陣中央執行委員會經過二個星期的研究考慮後認為：在牢中的同志，社陣是無法幫助他們，而且認為不應該讓獄中同志在牢中受苦太久，勸告家屬並要彼傳達目前仍在獄中堅持鬥爭的親人，可以去接受敵人允許的出國、到中國去或接受在反動派所提出的條件下釋放（所謂六條件即不可參加政治活動或担任團體職位、不准離開星島、每晚需留宿在家，每月報到兩次，不准與前政治拘留者來往）。同時告訴其中一位家屬 R. B. BLOCK 已有七位同志接受六條件出獄，並希望她能將以上社陣中央的決定轉告予 C. HALL 和 CAMP 的同志。

這個重要問題的決定，不僅事關到目前仍在獄中坐牢的同志，同時也關係到整個左翼對革命負責的問題，但是，李紹祖在進行這項活動之前，事先並沒有經過全黨和左翼各單位團體的討論，就積極的暗自去進行這項活動。

據所知道，李紹祖對這項活動特別熱心，是接二連三迅速地去進行，如曾向林福壽、黃循立、傅樹楷、盧妙萍等同志之家屬進行勸說。訪問的結果，是遭到了家屬的堅決反對和抵制，引起了許多家屬的不滿和懷疑；身為一個左翼負責人，不是去鼓舞家屬支援獄中親人的鬥爭，反而是要他們的親人放棄革命，這怎能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所願意做的呢？同時，當這一消息傳到獄中後，也遭到了獄中同志的強烈譴責和唾棄。他們甚至說“這是欺騙人的”。

這一事件也很好的告訴我們，獄中同志及其家屬才是真正站在革命一邊，他們為革命利益而堅持正確的做法，寧可犧牲一切也不願接受錯誤的東西。這正如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論談到的“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獄中同志和家屬的這一行動，是值得我們大家去學習的。而一切妄想誘使獄中同志放棄革命立場的叛賣活動，必然是要遭到徹底的暴露和失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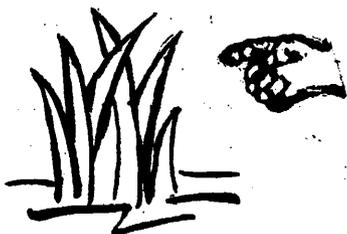
(二) 为叛卖行为辯護的反革命言论

據說李紹祖對可以接受六條件，出國或到中國去的理由是這樣的：第一，所謂「敵人不會無條件釋放，接受敵人的條件出來可進行革命」；不言而喻、這不正是暴露了他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嗎？其實、誰也知道，坐牢就是一場鬥爭，也是在教育群眾，打擊敵人，正因為敵人是實行他們的反革命的兩手策略，即一面武裝鎮壓，一面政治欺騙來挽救其垂死的命運，我們如果接受敵人的條件出來，不但不能進一步暴露敵人教育群眾，而且是去幫了敵人粉飾他們的偽民主，

轉入第十版

揭露一個放棄

政治立場的背叛行為



关于当前时局的一些 错误看法必须纠正

㊦ 学习「马来亚公报」文章的一点体会 ㊦

對於五月十三日吉隆坡發生的血腥屠殺事件的認識，在整個左翼陣營內部，在許多同志之間，都存在着極大的分歧。由於不同意見的普遍存在，既使在我會上期會訊中，也不可免地包含某些不明確的觀點。這種不同意見的普遍存在，造成整個革命隊伍，還不能對這個事件得出一個正確和統一的想法。

「馬來亞公報」文章「拉曼拉查集團強行法西斯主義的軍事獨裁」的發表，給予我們正確認識這個事件，提供了很大的幫助。「馬來亞公報」的文章，最科學、最完整、最深刻地分析這一事件，我們希望每個同志都好好地學習這個文件，用它糾正我們的錯誤看法，從而認清我們所處的大好革命形勢。

馬來亞民族是由 三大民族所組成

我們的許多同志，對於「民族」及「種族」的概念存有許多糊塗的看法，他們錯誤地把馬來亞由三大民族所組成說成是由三大種族所組成，混淆了兩個概念之間的差別。「公報」文章指出：拉曼、拉查所實行的是「民族壓迫政策」，「在各民族人民中間製造相互的猜疑和憎恨，所使用的都是「民族」的概念。

按照斯大林所下的定義，民族是由「四同」所組成，即是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共同的心理結構即共同的民族文化及民族特性，從這個定義

出發，原來是由不同膚色，血統以及不同的經濟、文化、生活而有所不同，華巫印各族，已經因為長久居住在馬來亞，過着共同的經濟生活，有着新的文化，而不同於原來的祖先，

組成了馬來亞各個新的民族。而且又因為三大民族在長期的共同生活中，在反對外來帝國主義的共同鬥爭中，逐漸使用一種共通語文，過着共同的文化、經濟生活，也在逐漸地結合形成一個大的馬來亞民族。

因此，把馬來亞各「民族」說成「種族」，不但脫離了歷史，而且否定了華巫印各民族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傀儡的共同生活，以及他們求解放的共同命運。

所以，因為使用共通語言及在形成中的共同心理結構，說馬來亞民族是沒有錯的，但是，由於更為接近的語言、文化，說馬來亞由三大民族所組成，也是正確的，這樣的說法，和我們說中國是中華民族的國家，以及中華民族的大家庭是由漢、滿、蒙、回、藏各民族所組成，是完全一樣的。不明瞭

馬來亞各民族的團結必須從鬥爭中產生，特別是從武裝鬥爭中產生和發展，否認馬來亞各民族之間的某些差異，以為指出馬來亞是由三大民族組成，就會破壞民族團結，是十分可笑的。

當然，我們說馬來亞是三大「民族」所組成，而不說是三大「種族」所組成，並不意味着敵人不是採用「種族主義」的反動政策來壓迫馬來亞其他民族，分裂民族團結，因為事實上，敵人正是不斷地煽動「種族主義」情緒的。

拉曼、拉查、挑起 血腥屠殺的原因

「馬來亞公報」文章指出，「現在的軍事獨裁是拉曼、拉查傀儡集團面臨着日益加激的危機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發展」以及「在吉隆坡拉曼、拉查集團同星加坡李光耀集團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變得嚴重了」。因此，我們可以得知，很顯然的，這個事件主要是帝國主義和拉曼、拉查集團挑起對馬來亞人民（主要是華族）的一次血腥大屠殺，同時亦是拉曼、拉查集團與李光耀集團矛盾的進一步發展與激化。

轉入第十三版

接第十二版

造成拉曼、拉查集團採取大屠殺的卑鄙下策，主要在於帝國主義，拉李政權與人民矛盾空前加激，以及拉曼、拉查集團與李光耀集團之間矛盾的嚴重化。面對着馬來亞各族人民的覺醒，拉曼、拉查集團挑起大屠殺事件

，一方面是用欺騙馬來族群眾，用種族主義來轉移馬來族對其政權的反抗，同時也對華族進行訛詐，企圖使他們屈服於淫威之下；另一方面，却通過這種屠殺及隨着而來的軍事獨裁，防止英帝國主義用新的走狗取代其政權地位。

因此，我們必須認定這個事件完全是拉曼、拉查集團挑起的，同時也不否定拉曼及李光耀兩個傀儡集團之間的矛盾，這樣才能正確了解這個事件產生的背景，也才能與〔公報〕文章所說，「他們（拉曼、拉查集團）預見到：在人民革命鬥爭高漲洶湧之下，他們的英帝國主義有可能要用新的走狗來代替他們。因此，拉曼、拉查集團就實行了他們預得的赤裸裸的法西斯主義的軍事獨裁的計劃」相符合的。

正因為這個屠殺事件是拉曼、拉查一手挑起的，正因為這個事件是為着防止李光耀集團取代，所以，這個事件只能加激拉李集團矛盾的尖銳化。但是，這樣也不意味着，李光耀集團就不煽動種族主義情緒，事實上，為着鎮壓人民的共同利益，李光耀集團極力掩蓋拉曼、拉

查集團挑起這個事件的猙獰面目，極力支持拉曼、拉查實行法西斯軍事獨裁。

唯有深刻地認識這個事件的真正原因，才有可能認識敵我矛盾和敵人之間矛盾的現狀，才能正確認識我們所處的大好形勢。

这是对華族的一次

大屠殺事件

〔馬來亞公報〕文章說：「他們（拉曼、拉查集團）對華族的馬來亞人民進行血腥屠殺。」〔在所有各類受害者之中，百分之九十是華族的馬來亞人〕。和一些同志不敢于揭露這個屠殺的對象相反，〔公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次屠殺的主要的對象是華族的馬來亞人。

不敢于揭露這是對華族的大屠殺，以為這樣會破壞民族團結，這是一個錯誤。作為革命者，必須勇敢地揭露事實，對事實作出正確和革命的分析，從而教育人民群眾，而絕不能畏縮不前。

要正確地理解為什麼要揭露這個事實，就必須認清聯盟政權的本質。〔公報〕文章指出：「英帝國主義任命了這個傀儡政權以後，種族主義政策就一直是他們的奠基石。傀儡集團的“馬來人特權”即他們的民族壓迫的核心，已經被強行制定成〔法律。〕」這個分析十分清楚地告訴我們，聯盟政權不僅是代表着帝國主義，封建地主，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對人民進行反動的統治，而且還在於這個政權是馬來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掌握着絕對的權力，用實際上是掠奪馬來

族群眾的所謂「馬來人特權」，用對其他民族施行壓迫的政策欺騙馬來民族群眾，以維持其對人民的殘暴統治。拉曼政權通過對馬來族群眾的愚弄來維持其統治，也必將隨着馬來族廣大勞動群眾的覺醒而告終。因此，每當廣大人民的鬥爭嚴重威脅其統治地位時，拉曼政權就要煽動馬來族沙文主義，一方面轉移馬來族勞動群眾的視線，另一方面對其他民族施行民族屠殺的訛詐。

而對拉曼政權這種極其殘暴的政策，作為革命者絕不能掩蓋而必須堅決暴露之。唯有通過我們的堅決暴露，唯有通過我們向群眾指出拉曼政權的本質，廣大群眾才能理解，拉曼挑起對華族以及印族馬來亞人的大屠殺，實際上是為着鎮壓人民的反抗，特別是害怕馬來族群眾的覺醒，這樣，廣大群眾才可能認清拉曼政權挑動馬來族沙文主義和對華印族大屠殺的陰謀，才可能起而對之進行鬥爭。

民族團結只能在 武裝鬥爭中得到保證

有些同志存有着這樣一種錯誤看法，認為揭露拉曼政權對華族的大屠殺，會引起各民族間的猜疑甚至衝突，關於這個問題，〔公報〕引用斯大林的話說：「民族問題只有與無產階級革命相連系，而在無產階級革命基礎上才能得到解決。」並且重申馬來亞共產黨在〔紀念抗英民族解放戰爭二十週年聲明〕中一重要論述：「只

轉入第十四版

接第十三版

有堅持在民族平等基礎上的民族團結政策，堅決反對殖民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的民族分化和種族主義政策，才能把各民族工農群眾廣泛發動起來，鞏固和發展各民族人民的革命大團結。]

今天，我們所存有的對民族團結問題的錯誤看法，是過去議會道路遺毒。過去，我們背離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道路，對於民族團結，以為只要通過說服教育，避免民族猜疑就可以達致，而不知道唯有通過鬥爭，特別是武裝鬥爭，才能最終粉碎敵人挑起血腥屠殺和破壞民族團結的陰謀。而在此之前，敵人在面臨人民的反抗鬥爭時，隨時都會採用屠殺和挑撥手段來破壞民族團結。

隨着武裝鬥爭的日愈深入發展，拉李政權挑起血腥屠殺以破壞民族團結，其頻繁程度和手段的狠毒也更加嚴重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更不能對敵人存有幻想，我們必須更進一步加強鬥爭來反擊敵人這種陰謀。

大屠杀说明了

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

「馬來亞公報」文章指出：「拉曼，拉查集團為了繼續他們搖搖欲墜的統治，而把白色恐怖強加在人民頭上，這樣不過是自掘坟墓罷了。」以及「在人民方面，他們的認識加深了。」「我國各民族人民已經進一步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和對馬來亞無產階級的唯一的先鋒

隊——馬來亞共產黨的正確認識，那就是說，他們應該加強民族團結，和民族壓迫政策作鬥爭，同時加強他們的革命暴力，以回答拉曼、拉查傀儡集團的反革命暴力。」]

所有這些論述，極其深刻地告訴我們，儘管這次的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會出現民族猜疑和不團結現象，但是，這不是整個形勢的主流。「民族問題歸根到底，是一個階級問題。」拉曼、拉查集團出於反動政治的需要，進行大屠殺和強行軍事獨裁，必定要在廣大人民面前暴露自己的法西斯本質，激起人民更強烈的反抗。事實上，這個事件發生之後，許多馬來族群眾都進一步認識了拉曼，拉查集團的殘暴本質，起而反對這種暴行，其他慘遭屠殺的各族人民，也更加擁護和熱愛民族解放軍，徹底地拋棄對議會民主的幻想，這些，才是決定我國革命形勢向前發展的主流，是任何人也阻擋不了的。

因此，認為拉曼、拉查集團挑起大屠殺會破壞民族團結以及對於革命不利是不正確。因為這樣就背離了毛主席的下述教導：「一切反動派的企圖是想用屠殺的辦法消滅革命，他們以為殺人越多，革命就會越少。但是和這種反動的主觀願望相反，事實是反動派殺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動派就越接近於滅亡。這是一條不可抗拒的法則。」]

毛主席在論述人民戰爭的時候還說過：「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今天，我們與拉曼李光耀傀儡集團的鬥爭亦是如此。拉曼，拉查集團以為他們挑起大屠殺和實行軍事獨裁，就能分裂人民團結和鎮壓人民的反抗，這是他們的打法，但是階級鬥爭的發展並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其結果只能促成人民群眾更快的覺醒。而按照我們的打法，也就是加強人民的鬥爭，特別是武裝鬥爭，以最終推翻反動政權。

因此，認為拉曼、拉查進行大屠殺不利於人民鬥爭，是不敢於在戰略上藐視敵人，而按照這樣的看法，在今後敵人不斷進行同樣陰謀的情況下，只會得出悲觀的結論。

現在，我國革命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這個階段里，虛偽的議會民主已被廣大群眾所識破，武裝鬥爭在我國北方迅猛地發展，我們當前最根本任務，是爭取左翼大團結，動員廣泛幹部，領導各階層人眾，向拉李政權發動持久和勇猛的鬥爭，配合着武裝鬥爭的發展，去奪取全國革命的徹底勝利！

接第三版

第二階段：

作好一切工作準備，迎接會慶（1969年10月——1970年1月）。

第三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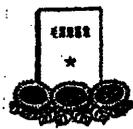
總結全年工作，同時準備改選工作（1970年2月——1970年5月）。



為實現獨立、統一、民主 的馬來亞而奮勇前進！



支部同志來稿



在社陣第25期“黨訊”中，刊登了黨主席李紹祖的一篇題為“馬來亞的重歸統一”的文章。根據該篇文章的“編者按”語，該文乃李紹祖“基於黨的政治立場和基本綱領，作為粉碎敵人的「分而治之」政策，促進馬來亞民族解放鬥爭而草擬的”。由於社陣是我國民族民主運動中一個對左翼，對革命人民負有一定責任的政黨，所以，它的綱領，政策是對解放運動的發展有着一定的影響，必須謹慎為之；由是之故，對於代表所提出之一切有關我國革命運動的問題，作為左翼運動的一份子，都有必要給予密切注視。尤其今天所提出之“馬來亞重歸統一”這樣一個重大問題，更要嚴加深思。

在我們接觸了黨訊中的文章後，我們立即進行研討，我們發現在這篇文章中，出現好些對我國革命運動有危害的觀點，身為對人民負責的左翼運動成員，我們有必要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凡是毒草，就應該進行批判。”以防止毒草腐蝕革命運動。在此，我們就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發現的不正確的觀點提出我們的看法和意見，同時也希望各有關單位的同志們也認真思考這些問題，並提出更好的意見，共同斗倒錯誤路線，使我國的革命運動，在糾正錯誤路線後，奮勇前進！

不容篡改

我國人民的鬥爭目標

一百多年來，我國就一直在殖民主義的鐵蹄下過日子。殖民主義者利用了它各種不同的統治政策進行對我國的侵奪。又由於我國傀儡集團與殖民主義者狼狽為

奸，共同壓迫、剝削各族勞動人民，這構成了我國為受雙重壓迫和雙重剝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英帝利用了軍事、政治的力量，掠奪我國富饒的資源，使我國成為其廉價勞工市場，並作為其剩餘商品銷售的市場。什麼階級說什麼話，什麼階級幫什麼人的忙。反動傀儡集團是決不會幫人民討伐殖民主義者的，它只能拜殖民主義者為父，轉過來替殖民主義者向人民開槍；幫同殖民主義者掠奪我國的資源。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為人民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動傀儡政權之間的矛盾。這矛盾隨着人民階級覺悟的提高，統治者壓迫剝削的加深而日益尖銳化，為了保住其統治權力，殖民主義者一再改變其對我國進行統治的政策和形式，企圖以此緩和人民鬥爭和反抗的浪潮的日益澎湃，阻撓

革命運動的發展。

1948年英帝所採取的“分而治之”的統治政策即為其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當時，英殖民主義者為其統治之方便；強硬人為地把檳島、馬六甲、星島與馬來半島分割開來，並宣佈為所謂“海峽殖民地”。為了祖國的解放，為了祖國的民主，為了把祖國從殖民地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並爭取祖國領土的完整，革命的先輩們提出了“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有血有肉的口號。為完成這歷史性的任務，我國人民開展了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鬥爭（包括武裝鬥爭）以準備推翻反動政權及英帝國主義者。

在爭取實現一個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的過程中，其所包涵的獨立、統一、民主，是從不曾也不可能分開的三個可以獨立的組成部份。三者構成了我國民族

（轉入第十六版）

(接第十五版)

民主運動現階段的主要目標。不管帝國主義者採取“合而治之”或分而治之”的統治手段，這口號還是正確的，鬥爭目標還是不能改變的。

然而，以李紹祖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某部份領導人，却在“特別強調爭取統一的馬來亞的精神實質”以及為了剷除強加於人民頭上不必要的痛苦”的理由下，“迫不及待”提出了脫離解放正軌的“馬來亞重歸統一”這樣一個錯誤的口號。這口號的提出實質上是篡改我國現階段革命鬥爭的目標。它對革命不但毫無利益而且起着誤導性作用。我們認為這樣的一個口號與過去“廠商”右傾領導所提出的“退出大馬”“解散大馬”是異曲同工的提法。因它根本就不能拯救人民的水深火熱之生活，同時無助於我國的解放運動；相反地，它是對反動派產生幻想，分不清敵我的根本界限。

两种立场

两种统一

在還沒有進行駁斥李紹祖同志的觀點前，我們覺得有必要對“統一”這個概念在我國實踐中所存在的含義，進行一番的研討，這將有助於我們對問題更透徹的認識。

我們期望的，是按照人民願望的統一，但統一的實現，與其他一切問題一樣，是存在着階級性的，是存在着問題的兩面性的。所以，統一的實現，依我們對問題

的理解，應該是存在着以下兩種內容。

第一種是帝國主義及其在本地的傀儡政權為壓制人民的反抗情緒，為維持其搖搖欲墜的統治地位。進行“合而治之”的統一策略，把所有有關的地區歸由一個傀儡政權來統治。這樣的統一，我們認為是違背人民意向的統一，是有利於帝國主義反動派，不利於我國革命人民。在帝國主義認為有必要的時機，它們隨時都可能採用這種“合而治之”的手法。正如1963年英帝為其統治之方便及共同鎮壓人民的反抗，拼湊出了一個所謂“馬來西亞”的統治形式。這是對馬來亞亦處在所謂統一的情況下，但，事實給我們最好的說明，在反動政權尚未被拉下馬時，其所謂統一只能是服務於反動政權，“馬來西亞”拼湊後，馬來亞人民不但沒有從水深火熱的生活中被解放出來，相反地，却更加深陷於火海中。革命鬥爭遭到更殘暴的鎮壓，反動派也同樣在馬來亞各地挑起民族屠殺。這一切經驗告訴了我們一個事實，帝國主義反動派策謀的所謂“統一”，是根本沒有可能解脫人民的痛苦；在反動派加強統治的情況下，是使人民被剝削、被迫害的程度更深更廣。

第二種內容是以革命人民的力量推翻反動政權，把帝國主義從我國的領土上徹底乾淨地趕出去，並建立起由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實現祖國真正獨立、統一和民

主，要推翻反動政權，打倒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我們要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以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國的革命鬥爭。從經驗中，我們可以總結出，我國的解放（在現階段是爭取一個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只有遵循“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道路，才有可能實現。在馬來亞共產黨去年的六、二〇聲明中就深刻地指出：「必須在任何情況下堅持鄉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李紹祖同志提出的“馬來亞重歸統一”的口號及其實現這口號的方法，是違反城市鬥爭為武裝鬥爭服務及武裝奪取政權的真理，幻想在反動政權存在的條件下，可以建立革命馬來亞意識，解除人民痛苦，建立民族經濟、實現民族團結、促進民族解放等等。

祖國的真正統一，必須有獨立和人民民主的保證，這樣的統一，才是革命人民所要求的統一，馬來亞共產黨「六、二〇」聲明就已很明確地指出「只有拿起槍杆子進行人民戰爭，才能推翻它們（指帝國主義反動派）的血腥統治，只有徹底打碎它們的反動國家機器，建立人民政權，才談得上實現社會主義。

今天，李紹祖同志認為革命運動勝利前，可以實現人民的意願和照顧人民的生活，這是由于其「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實踐上遭到極大的失敗之後，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別出心裁

(轉入第十七版)

(接第十六版)

地歪曲馬來亞人民的斗爭目標，走上右傾機會主義的道路上去。

这不是 如假包換的万能灵丹

李紹祖在文章中，給我們提供的是什麼樣的解決馬來亞人民生活的方案？是不是“如假包換的萬能靈丹”？我們且來看看一路來積極推行「左」傾機會主義的頭目，給我們開出了什麼藥方？

李紹祖同志在認為這是“迫切任務”的思想指導下，闡述了其“統一”迫切要完成的理由，他認為：為了反擊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罪惡陰謀，為了提高人民的馬來亞民族意識，為了促進馬來亞人民的各族間的戰鬥團結，為了剷除反動派的長堤檢查所強加在人民頭上不必要的痛苦，為了促進建立一個真正自給自足的民族經濟，以及加強提高民族解放斗爭，開展一個爭取新加坡島和馬來半島早日重歸統一的迫切性斗爭是完全必要的。這樣看來，李紹祖這篇文章儼如解決革命問題的萬靈丹。但，事實却不然。

正如其他一切被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踐踏的國家一樣，馬來亞人民一百多年來就一直生活在被剝削、被壓迫的情況下。就是在1948年前，殖民統治者未採取“分而治之”的統治手腕時，馬來亞各族人民就已經生活在殖民統

治者的鐵蹄下，就已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帝國主義者對人民是絕不會發慈悲心的；越南人民被美帝國主義蹂躪，就是明証。但李紹祖却妙想天開錯誤地認為“統一”（沒有獨立、民主的保證。）的實現，馬來亞人民就能建立“自給自足的民族經濟”，就能“剷除人民頭上的一切不必要的痛苦”就能解決“失業”浪潮，就能“加強及提高民族解放斗爭”，就能“促進馬來亞人民的各族間的戰鬥團結。”

我們再強調的是「六、二〇」聲明中給我們最有力地指出：「只有徹底打碎它們的反動國家機器，建立人民政權，才談得上實現社會主義」，李紹祖同志提出「馬來亞重歸統一」這個口號，就違背了聲明中的精神實質。沒有建立起人民政權之前，人民的生活是不能根本解決的。因此，在反動派有利的時機下，採取“合而治之”的形式上的統一，同樣是不能對人民的生活有絲毫的幫助。因此，這萬靈丹只不過是個冒牌貨而已。

当前

的迫切任务

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既是我們的戰略性目標，我們的革命斗爭就應以實現這目標而進行各種形式的斗爭。而且在這歷史階段中，我們也應隨着局勢的發展，斗爭的需要改變內容和增加內容。

在當前，由于在我們的革命運動中，在我們反帝反殖的道路上，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以其反動的“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假“獨立”，作為其鎮壓人民革命的統治形式，為革命斗爭的勝利，摧毀這兩大反動力就形成我們當前首要的任務，各種各樣的斗爭（包括為群眾的切身利益而開展的斗爭）就是為着實現這個目標而展開的。

因此：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並

不否認我們要展開各種必要和各種水平的斗爭。但是，絕不能為此而提出一個有害於實現戰略目標，麻醉群眾意志的所謂“重歸統一”的口號廣大干部反對這個口號，並非如同李紹祖所輕視的「左」傾，恰恰是他本人及其一伙深陷於右傾機會主義的泥坑。

凡是錯誤的領導和政策必須堅決抵制，我們號召廣大干部勇敢地行動起來；反對這個口號，絕不能讓其任意推行以破壞革命的利益。



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

毛澤東思想 是革命人民的指路明灯

在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照耀下的今天，全世界革命人民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以毛澤東思想作為最高指示和行動指南，創造了許多人間奇跡，開展了各式各樣轟轟烈烈的對敵鬥爭，將英美帝國主義與各國反動派打個稀巴爛；大長革命人民的志氣，大滅反動派的威風。

各國人民的解放鬥爭，在毛澤東思想武裝下，靈活而生動的結合本國的具體實踐，廣泛的發動群眾，向反動派進行猛烈的開火。革命人民一旦掌握了毛澤東思想這一強大而銳利的思想武器，就能發揮極大無比的威力，勇往直前，刀山敢上，火海敢闖，就是面對敵人的刺刀，都能作到臉不變色心不跳。印尼的華僑青少年，香港反英抗暴的愛國志士，反對美帝國的種族歧視與壓迫的黑人弟兄，以及在帝國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甚至是修正主義國家的革命人民，他們高舉“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偉大鬥爭旗幟，在全副武裝軍警面前，在敵人的監牢里及其所謂的「法庭」，與敵人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革命鬥爭。毛澤東思想照亮了各國革命人民鬥爭的航向，指引他們朝着民族解放的道路奮勇前進。

我國——馬來亞的革命鬥爭亦日益蓬勃而深入的開展。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已趨于日暮途窮而作垂死的掙扎。它一方面大肆推行其改良欺騙的反革命政策，且標榜着所謂中立、民主與法治；另一方面却通過其「樹膠印

1 泡制各種各樣迫害人民的反動法令，如國民服役法令，職工會修正法令、小販法令及僱傭法令等……，而把廣大勞動人民推向死亡的邊緣；同時瘋狂鎮壓，摧殘革命運動與革命力量的發展，反動派的這一愚蠢作法，只能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把自己陷入人民的重重包圍之中。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是從不會甘心被奴役的，那裡有壓迫，那裡就有反抗。尤其是在今天，我國武裝鬥爭的烈火已熊熊的燃燒，具有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廣大革命群眾，徹底撕毀了反動派的假面具，並通過具體的鬥爭實踐掌握了以革命的暴力還擊反革命的暴力的真理，廣大革命群眾發揚了敢于鬥爭、敢于勝利的大無畏革命精神，在反動的軍警包圍下，開展了反政治迫害反剝削的遊行示威；在敵人的黑牢里，雖則失去了自由，遭受了精神與肉體的雙重迫害下，仍然開展鬥爭，堅持坐穿牢底的革命豪情；在「法庭」上，反動派利用其所謂「法庭」對人民的判決是公正的、民主的，來麻痹人民的思想意志，作為壓制和迫害人民的工具，但在

毛澤東思想普育下的革命群眾，毫不畏懼地迎接反動派的一切挑戰，堅決勇敢地開展鬥爭，把「法庭」作為宣傳和教育群眾的場所，徹底暴露所謂「法庭」的欺騙性，暴露它虛偽的民主，是見不得陽光的。大長了革命人民的志氣。

毛主席說：「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決不甘心于他們的失敗，他們還要作最後的掙扎」。「敵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從過去革命人民的鬥爭經驗證明了，一切反動勢力是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它必將進行垂死的掙扎，拉曼李光耀反動政權不能例外。但對革命人民越是瘋狂的鎮壓，甚至採取軍事獨裁統治，只能說明其紙老虎本質的虛心，最終必將被廣大人民群眾拉下馬來，徹底打碎它們所控制的一切反動國家機器。

在整個革命形勢越來越尖銳複雜的時刻，我們要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發揚敢于鬥爭、敢于勝利的革命精神，「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堅決把爭取祖國解放的鬥爭進行到底！